

◎ 玟駱

# 純屬虛構

「什麼?!」她的回答引來洛雪一聲驚愕的高呼，好像萬萬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聽到這個樣子的答案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還有……」不等洛雪把所有的問題問完，她這又開口。她咬咬下唇，還不確定自己該不該出口，對洛雪，她有種無由的抱歉：「洛雪，」她輕喚她的名字，覺得自己似乎要鼓足了所有的勇氣才有辦法開口：「我跟你弟弟上床了。」

「什麼?!」這下，聽得出來洛雪真的驚訝的跌破了眼鏡：「你說……」

「你弟弟是個同性戀，而我跟他上床了。」她以很快的速度，將剛剛所說的話又重複了一遍。

「可是，」洛雪搞不太懂，如果她弟弟真是個同性戀，又：「怎麼會……」

「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還不等洛雪說完，季曼婷一聲道歉之後便急急忙忙地掛了電話。可能是因為心裡的罪惡感在作祟，讓她無法決定自己該跟洛雪說些什麼，所以索性地掛了電話。

很快的，她又拿起了話筒放在一旁，因為害怕洛雪滿足不了自己的好奇心，再打電話來，她鐵定會變得不知所措，而且無言以對。可是……

現在該怎麼辦?滿腦子方洛煒的影像，及一肚子的罪惡感。這下，叫她究竟該怎麼辦?

愛人雖然是種自由，但讓自己成為第三者就變得不應該。更何況他愛的人還是個男人，這……這叫她究竟該情何以堪?

那種難掩的心痛不停地在她的心裡頭擴散，一直到隔壁的房間隱隱約約地傳來一陣陣地吵雜聲，她才緩緩地拉回自己所有的注意力。

該去看看嗎?好奇心在她的胸口蠢蠢欲動，即使知道不應該，她還是有種想知的衝動。

就祇是看看……

「你來我的房間幹什麼?」

方洛煒又好氣又好笑地看著喬治赤裸的身子，單圍著一條腰間的圍巾出現在他的房間裡。

「幹嘛?」他高傲的表情這又是半揚著下顎：「看你在上面幹什麼啊!那麼久。」

他抱怨的時候真的很像女孩子。

「找鏡頭啊。」他又回頭轉向那個一向用來放攝影器具的櫃子：「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，怎麼找不到。」

「那就別找啦!」喬治倒是顯得悠哉：「照了一整個早上，早就應該休息了。」

「下個禮拜就要開展了，今天要不照完，鐵定來不及沖片了。」

「那就延期啊!」他說得倒是簡單：「反正你不是那種小牌攝影師，等你所有的照片整理好再開展不就得了。」

「別鬧了。」他還在很努力地找鏡頭：「所有邀請函都發出去了，不可以說延期就改的。」

「那就先休息一下再找嘛!」喬治硬是要將他拉離那個櫃子，一個伸手便想要趁機吃他的豆腐。「你在幹什麼?」方洛煒下意識甩開他的手，一臉噁心地模樣：「都說過我對男人沒興趣了!」

「吃吃豆腐，不行啊?」喬治就是喜歡這樣逗他，誰叫他長得那麼惹人垂涎的模樣：「看看能不能因此而改變你的心意啊?」

「別鬧了!」他才沒時間跟他玩這種噁心的遊戲呢：「我要真能變成同性戀就不用等到現在了!」

「你要不試試看怎麼知道?」喬治一個用力將他拉向自己，順勢地跌向身後的大床。

「喬治!」他有點火了，支身想很快地離開這種噁心的姿勢，卻又讓喬治兩手捉了住。

他伸手試著解開方洛煒的襯衫，臉上還溢著那抹很邪惡的微笑：「玩玩嘛，」他好像不當這一回事似的：「別發火嘛!」

(四十)

橘署長和金田一耕助吃驚地互望了一眼。

「也就是說，昨天晚上有人把小船划去?」

「我不清楚，總之，家裡就是少了一艘小船……」

「而且水關還是開著的?」

金田一耕助補了一句。

祇見猿藏不高興地點點頭。

金田一耕助於是回頭看著湖面，然而湖面上除了從天而降的雨點外，一艘船影也沒有。

「犬神家的小船上有沒有特別標記?」

「有，我們的船上都會用黑色的油漆漆上『犬神家』三個字。」

橘署長低聲交代幾句話後，三個便衣刑警立刻離開瞭望臺，前去尋找下落不明的小船。

「猿藏，謝謝你。以後要是又發現什麼不尋常的地方，請隨時通知我。」

猿藏笨拙地向橘署長鞠躬答應之後，就咚咚地下樓了。

橘署長回頭看著金田一耕助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?難道兇手用小船運走佐武的屍體嗎?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遲疑地望著一片煙雨朦朧的湖面。

「這麼看來，兇手有可能是外人，因為他划船離去了。」

「不，他也可能是中途將屍體投入湖中，然後再上岸，越過小山回來。」

「這樣不是很奇怪嗎?他既然敢將死者的頭放置在『菊園』裡，就沒有必要刻意掩藏屍體啊!」

「嗯，你這麼說也有道理……」

橘署長茫然地望著那灘駭人的血漬，過了一會兒，又無力地搖搖頭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件命案實在令我百思不解。兇手為什麼要割下死者的腦袋，又為什麼把菊花玩偶的頭換成死者的頭呢?我總覺得心裡毛毛的。」

這時，珠世正好慢慢這邊走來。

祇見她臉色慘白，連眼神都黯淡了許多。

然而，儘管如此，依然不損她美麗的风采；而且那種膽怯、頓失所依的表現；反而更襯托出她的美麗，就好像雨中的花朵，讓人忍不住想疼愛她。

橘署長輕咳一聲，擠出笑臉對珠世招呼道：「啊!真不好意思，把你叫來這裡。請這邊坐!」

珠世看了一眼地上那灘可怕的血跡，不由得嚇得張大眼睛，然後立刻別過臉，心神不寧地坐在籐椅上。

「珠世小姐，請問你認得這個胸針嗎?」

珠世看了看橘署長手中的菊花胸針，整個人突然僵硬起來。

「這……我認得，這是我的胸針。」

「這樣啊!那麼，你是在什麼時候遺失它的?」

「嗯……大概是昨天晚上吧!」(四十五)

# 犬神家

● 橫溝正史

# 病毒

■ 蔡駿

點擊收藏，我進入了古墓幽魂的首頁。

網頁打開的時間出乎意料的快，幾乎一眨眼的時間，一片死寂的黑色就佈滿了我的屏幕。我的眼睛無法適應這一瞬間的變化，讓我的心頭咯噔了一下。

首頁是黑色的風格，夾雜著黃色和紅色的線條。最上方是一個古典風格的宮殿屋頂的圖案，金色的瓦片是整個頁面的最亮點。屋頂下懸著一個匾額，匾上寫著四個工整的楷書：古墓幽魂。

在首頁中間的一長條分隔成許多可以點擊的框框，居然全都設計成了墓碑的圖像，灰色的墓碑，每個墓碑後面是一個巨大的墳丘。墓碑上刻著黑色的楷書。從上往下第一個墓碑上刻著「秦漢古墓」，第二個刻著「魏晉南北朝古墓」，第三個刻著「隋唐古墓」，第四個刻著「宋元古墓」，第五個刻著「明清古墓」。也許是一個研究古墓的歷史愛好者的個人網站吧。

首頁左面的一排是一具骷髏，在又窄又長的空間裡，這個骷髏的圖像被做了拉長的處理，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極其瘦長的籃球運動員的骨路。更引人注目的是骷髏的嘴還在張一張一合，從它的恐怖嘴裡不斷冒出血色的煙。這些白煙在頁面上遊蕩著，漸漸就變成了一行白色的字——「盜墓者的天堂」。

首頁的右面是一排排文字，最上面是今天的日期，沒有寫2001年1月7日，卻標著庚辰年12月13日，應該是農曆。下面依次為「您是第35215名訪問者」；「在線人數187人」；「放入收藏夾」；「古墓幽魂留言板」；「古墓幽魂聊天室」。但沒有看到站長信箱，也沒有發現其他網站的鏈接。

我點擊了第一塊墓碑。立刻彈出一個新窗口，新頁面最上面還是和首頁一樣的屋頂和匾額，黑色的風格，下面依此是一排排可點擊的文字——「殷墟古墓」、「兩週古墓」、「秦始皇陵」、「漢皇陵」、「馬王堆漢墓」、「中山靖王墓」。但在右上角依然有「古墓幽魂留言板」和「古墓幽魂聊天室」的圖標。

我打開了「殷墟古墓」的新窗口，最上層依然與首頁一樣，內容是一段介紹殷墟墓葬及遠古人類葬習俗和考古的文章，這類文章我不時也看過很多，沒什麼特別的。我關閉了這一窗口，接著又打開了「秦漢古墓」裡的其他內容，全是古墓的介紹，我曾有一段時間對這種東西很感興趣，但現在卻沒什麼感覺了。於是我把「秦漢古墓」也關閉了。

接著，我依次打開了首頁上的「魏晉南北朝古墓」、「隋唐古墓」、「宋元古墓」。都和前面那個一樣，是各朝代中國古代墓葬的介紹，最多附幾張考古發現的圖片。真奇怪，像這種內容的個人網站不可能有那麼高的訪問量。

(二十)



「我以德報怨啊!」杜凱傑偏著頭跟她說話，此刻他祇覺得有種柔情和幸福感漲滿了心胸，她這副居家小女人的模樣叫他動心，他也愛這種好似兩人世界的甜蜜感，他要啊!

祝小笛拿了個椅墊朝他的胸口砸去。「我去你的，誰要你這種消息，我自己也會研究啊!」

「但這絕對是穩賺的，以你一個散戶想要在股市裡賺大錢……」他閃過椅墊後，對她搖頭。

「就這樣?」她挑眉。

「要趕人了?」

「不然你還要幹什麼?」

「我能不能在你這裡看點新聞?」杜凱傑不想走，他拉開了易開罐拉環。「我咖啡還沒喝呢!」

「你家也有電視啊!」「我想坐會兒再走。」「但我困了。」祝小笛是真的想睡了。「那你就去睡吧，一會我要走時，我會把你的門反鎖帶上，你不需要擔心，我們這種大廈的保全管理做得很好。」他硬是要待下來。「兩百坪大的房子你不去享受，卻寧願窩在這裡看什麼新聞……」她嘟囔著起身，一副懶得理他的樣子，但卻也完全信任他的走向她的房間，似乎並沒有把他當外人，似乎她是那裏的相信他。「記得要替我關燈!」他很認真的說：「我還會替你蓋被子。」「不必了!我怕熱。」她頭也不回的對他他說。

「晚安!」他充滿柔情的在她背後喃道，祇可惜祝小笛沒有看到他此刻的表情，他確信自己陷入了情網，自己戀愛了。

祝小笛並不認識胡琦，但是在空難那段時間的新聞上，常有她的相片或是報導，所以她也以算是名人，加上她不俗的容貌和充滿知性的味道，當她一走進祝小笛的辦公室時，祝小笛一眼就認出了她。

其實胡琦早就想見見這個可以令楚威

痛苦，而且怎麼都放不下的人，因為以目前楚威的行情和天價，應該沒有任何正常的女人會拒絕他，甘潔不算，她自己也不算，因為她們和他是生死之交，然會當了他兩年老婆的祝小晴，真的對他沒有一丁點的留戀?

更何況現在出了點小狀況，所以，她說什麼都得到。

祝小晴的態度並不熱絡，但是卻也不冷淡，她要小晴端兩杯的咖啡進來，並請胡琦在沙發上坐下，自己則站在一旁。

「我是一」胡琦想要開口自我介紹。

「我知道你是胡琦，不然我也不會叫了咖啡進來又請你坐下。」祝小晴很有主人架勢。

「那麼我是受歡迎的嗎?」胡琦嫣然一笑。

「那就要看你是想和我聊什麼了。」祝小晴醜話說在前頭。「如果你是想扯些有關楚威的事，那麼我會告訴你我在很忙。」

「你很直接。」胡琦日露欣賞的看著她。

「我不喜歡浪費時間。」

胡琦點了點頭，她也不是一個喜歡浪費時間的人，所以在輕啜了口咖啡之後，直接就導入了正題。

(四十一)

# 傲君馭心

林曉筠

# 歡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漁隱主人

次日起解。應了一聲出衙，同王文甫到家中來。文甫扣門，紅香開著驚問：「大爺為何回了?」月仙聽說，也吃一驚，忙忙出來，與文甫相見了道：「二叔說你來回，緣何就到了?」文甫道：「那禽獸狠如蛇蝎。」將推下水一節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月仙驚得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文甫說：「要同公差往廣見東見官，快整酒看，款待來差。」月仙、紅香忙忙整齊齊備，三人共飲，就宿在王家。次早領牌，取出必英，齊出衙門，未免一番使費。到家別了月仙，一齊下船。

不祇一日，又到廣東。投了主人，次早到縣見官。知縣把原詞一看，叫店主問道：「這必英謀死王仲賢，可是實情麼?」店主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不敢謊言。這王仲賢在小人家裡安歇，小人是買生藥的牙人。祇見王仲賢頭一日同兄弟起身，次早，祇見王仲賢身上小衣並頭髮透濕。問起情由，說是必英推下水去。但見濕衣，是小人把乾衣換了。」知縣叫必英上去，問道：「怎麼說?」

二官道：「哥哥失腳下水，小人無力可救。哥哥疑小人見死不救，恨著小人，此狀情是虛的。」

知縣大怒道：「你既不謀他錢財，為何下水不救?還要抵賴。左右與我來起來。」二官想道：「罷了，不認空救了。不如認了再說。」道：「老爺不消火，待小人權認著。」即時盡招，問成絞罪，押入牢中。把店主問個公明趕出。一眾人俱出了衙門，上了酒肆謝了主人。又到主人家歇了。文甫又往各家生理取了藥材，重新僱船回家。

語不絮竟，竟到家下。紅香開門，月仙相見，問道：「事體如何?」文甫將招成罪案，一一說知。月仙道：「有天理，這般無養成人，怎生待你，如何下得這般毒手!」


不說夫妻重會，這必英關下監去，牢頭見他生得標緻，留他在座頭上，相幫照管，夜間做個伴兒。果然標緻的人，到處都有便宜的事。故此吃用盡有。他身邊連廣東與本州落的銀子，並監裡又有趁錢，倒有二百餘兩在手裡了。悄悄藏著，沒人曉得，其年各省差刑部恤不刑。不期廣東恤刑，為人極慈善，到了衙門，府縣送了囚囚，逐起細細審過去。也有出罪的，也有減罪的。這必英有這個消息，預先央了一個訟師，寫了一張訴狀，放在身邊。到提審之時，拿了訴詞，口稱冤枉。恤刑取詞到台一看，上寫：(三十七)

An Independent Global Green Franchise

## 長城保險

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

314-395-6002

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  
我們幫您比價，  
尋求最優費率!

Perry Li 李光文  
(636) 579 1888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 
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 
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  
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

# 聖路易新聞

## 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# 廣告、新聞請洽

⇒ 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  
⇒ 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Tel:314-991-3747 Fax:314-991-2554